

兒童文學參考資料

(第二集)

內部交流·僅供參考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兒童文学参考資料

(第二集)

穆木天 張中义 趙智銓 編
汪毓馥 刘曼華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目 錄 (第二集)

伯林斯基論兒童讀物·····	H·波茲南斯基(139)
沃道沃佐娃論兒童讀物·····	傅羅洛娃(154)
兒童文學的“主題”論·····	M·高尔基(166)
把文學——給與兒童·····	M·高尔基(177)
論不負責的人們及論今日的兒童讀物·····	M·高尔基(181)
論兒童文學·····	A·安德烈也夫(189)
蘇聯兒童文學和它的任務·····	A·蘇爾科夫(198)
全蘇兒童文學問題會議各報告摘要·····	(205)
論兒童文學的特殊性·····	Г·考爾聶奇克(209)
論兒童讀物的主題·····	蘇聯“文學報”社論(216)
蘇聯的少年兒童文學·····	Б·波列沃依(220)
論小讀者的大文學·····	C·馬爾夏克(240)
和成年讀者談談怎樣認識兒童文學·····	Л·卡西爾、C·米哈爾科夫(252)
論兒童詩·····	H·格里巴巧夫(259)
蘇聯藝術童話的任務·····	Д·納吉希金(271)
勞動是傳統魔法故事社會理想的基礎·····	Л·普什卡遜夫(282)
民間敘事詩、歌劇和影片——評影片“薩特闊”·····	Э·波米拉捷娃(316)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C·茲洛賓(330)
談談兒童科學讀物的創作問題·····	高士其(342)
從教育學觀點論兒童電影(節印)·····	H—J·拉博斯(346)
動畫片的藝術·····	C·格拉西莫夫(350)
關於木偶電影·····	K·瓦伊勒爾(356)
兒童讀物的插圖·····	C·米哈爾科夫(361)
關於文學作品插圖創作的討論(中國美術家協會的討論)·····	(363)

附：未收入選集的重要參考書和補充參考書目錄

伯林斯基論兒童讀物

(苏联) H·波茲南斯基著 陈斯庸譯

伯林斯基在教育總計劃中給兒童閱讀問題劃出顯著地位。他認為閱讀是兒童與少年全面發展，即道德、智力與美學發展之强有力的方法。他說：“書籍是我們時代的生命。一切人，不論老年人還是青年人，是有事業心的還是什麼事都不幹的人，全都需要它；兒童也是一样”。伯林斯基在他的文學活動中極為重視兒童讀物的書評工作，這一點首先便足以說明他對兒童讀物的作用，是給了極高的評價的。他毫不容情地抨擊兒童讀物中一切不適合他對教育任務所懷抱的可貴的看法的缺陷，滿懷喜悅地歡迎每一本那怕只在某種程度上足以給兒童以良好的教育的小書。伯林斯基給當時流行的兒童文學從教育意義上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的批評不單是落到俄羅斯作家的頭上，而且也經常批評翻譯文學。伯林斯基主張，專為兒童寫的書要列入“教育計劃，作為教育計劃中最重要的要點之一”（全集一九〇一年版第五卷第一八九頁）。這裏所指的既是教科書同時也是兒童讀物。伯林斯基總是將教科書與文藝讀物兩者的作用嚴格地區分開來。在他各個時期中，可以看到這個界限的劃分的不同理論根據，但界限的劃分却總是一定有的，對兒童讀物之基本使命的看法總是沒有變化的；這個使命就是培養兒童的人道感情。在三十年代中，當伯林斯基還站在劃分理性與悟性的界綫的唯心論立場上時，他曾把悟性的發展劃為教科書的使命，而把“愛底感情的發展與對無窮無盡的事物的感情的發展，”作為理智發展的最初階段，劃為兒童文學作品的任務（同上第一九〇頁）。伯林斯基當時曾斷言說，寫作兒童用的書籍應當“不是為了教訓兒童，而只是為了引起他們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同上第五卷第二七〇頁）；教科書籍的使命，是為了便於有系統的用功研讀之用。他的任務是發展悟性。

後來，伯林斯基提出，發展人道主義精神與向兒童講述真實現

实、講述自然界和人民生活等有用知識，乃是兒童文学的任务，他和先前一样地警告說，兒童讀物就其性質而言，不应当与教科書籍混为一物，不应当使兒童想起教室來。兒童讀物应当是些生動的，引人入勝的故事。兒童讀物应当給兒童以愉快的樂趣。它是課外的一种休息。伯林斯基坚决反对把上課变做玩耍和遊戲；因此也就可以充分明白為什麼他要如此強調兒童文学的特殊使命了。

在他对当代兒童文学所寫的評論文中，伯林斯基總是以兒童讀物的这个使命为出發點，並以对兒童心理的深刻了解为指南的，伯林斯基發現，不僅是俄羅斯的，而且就是西歐的兒童文学的質量，也都是非常低劣的。他說：“这是文学中最貧乏的一部分”。在晚年時，他指出了兒童讀物的數量激增，甚至在兒童出版物外表形式方面也有了某些進步，但他仍然找不到为兒童寫的書籍的質量有何改善之处。“我們的兒童讀物大部分都非常惡劣”他寫道，“而且全然不能算做文学，只能算做工業品，他們是那些本应塞滿兒童玩具店的商品的一部分”(同上第一〇卷第五〇一頁)。他控訴說：兒童文学已成为那些不学無術的牟利家欺騙頭腦簡單的教師与不幸的兒童的商業投机的对象。

當時兒童文学的主要缺點是什麼呢？伯林斯基在教育計劃中賦予兒童讀物以榮譽的重要的作用時，自然地，首先注意到兒童讀物的道德內容。那种“一錢如命”、“唯利是圖的”道德，是他不倦地抨擊的对象：兒童讀物的作家們拚命以这种道德填塞給兒童看的所謂文学“作品”；对兒童進行庸俗的道德說教，什麼做好人怎样有利囉，善行怎样獲得“硬洋”的獎賞囉等等。也都是他所不倦地抨擊的对象。他們用一种不自然的、感伤主义的或者花言巧語來叙述这个，既歪曲了感情，也歪曲了語法，徹頭徹尾，全是謊言。“可是在許多人看來，發展兒童的道德感情，只是用欺瞞他們的办法才可以办得到，真是該死的想法！”生活被反映在这些書中，正如反映在一面凸凹不平而且还是前面污穢後面磨損的鏡子裏一样。兒童讀物除了滲透了庸俗道德並粗野地歪曲了現實之外，“这些書主要的缺點是它們不是高过，就是低过兒童的理解力。在前一种場合下，它們会把兒童造成早熟的聰明

人、冬烘學究、誇誇其談者；在後一種場合下，它們會把兒童弄得愚鈍，使他們養成一種不適合於他們的年齡的天真爛漫”（同上第一〇卷第五〇三頁）。

伯林斯基無情地嘲笑兒童詩的著作者。在伯林斯基時代，這些兒童詩與詩學原理是沒有一絲共同之處的，它們是些十足的歪詩，通常都是用“粗魯晦澀”的言語寫成的，其主要目的，也和兒童中篇小說一樣，是要向兒童大談其道德意義，大說其教。所謂祝賀詩，激起了批評家特別大的憤怒。他譴責做父母的，因為他們不單是听任他們的孩子去背誦，而且还心滿意足地傾听他們誦讀這些“粗野的親熱的東西”。這一類的詩除了害處之外決不能帶給兒童任何益處……它們的用途只能是永遠地扼殺兒童美底感情與對真正詩歌的興趣而已。

伯林斯基也經常指出兒童讀物外表形式的驚人缺點。這通常就是那些用“灰色紙印的”出版物，裏面有一些廉價的版画，這些出版物往往不僅是寫得似通非通，錯誤百出，而且也印得亂七八糟。

伯林斯基認為貧乏的兒童文學應當負極大責任的地方，是它們使少年如此少有少年氣，使兒童如此少有兒童的天真氣。這樣的兒童文學，力圖從兒童最小的年齡起，便用一些計較得失的故事，來腐蝕他們一切天真純樸的本能。

兒童文學極為令人不滿的質量，使伯林斯基不得不經常促使教師小心提防作品中那些於兒童有危險性的東西。他經常提醒說，必需仔細選擇兒童讀物，必須合理指導閱讀。“閱讀選擇不當的書籍，對於兒童比什麼都不讀還要更壞更有害，”他寫道，“前者無疑是有害的，後者只不過是不好罷了”（同上第五卷第一八六頁）。由於他的轉向唯物論，伯林斯基對兒童讀物在幼小兒童中的教育作用的看法，也有了很重大的改變。伯林斯基警告說，兒童，特別是在十二歲至十四歲之前，不應耽於閱讀，即使是閱讀很好的書。“發展兒童的應當是科學，”伯林斯基說，“應當是對科學作漸進，緩慢，但正確的研究，不應當是那些為了消遣而寫的、教兒童養成淺薄、輕浮和幻想習氣的書籍。因此，在七歲以前，應讓兒童吃、喝、睡、玩、說，而從七歲起，除了上述幾點外，兒童還要學習。他們在學習之外所剩下的時間

怎样应用呢？——可以用於玩耍，活躍，奔跑，体育遊戲”（同上第一〇卷第一二八頁）。伯林斯基認為，只有从十二歲起才可以給兒童閱讀兒童讀物，而且就是在这个時候也还是不允許他們耽於閱讀（同上）。伯林斯基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曾寫道：“熱心於閱讀，是兒童的一種良好的傾向，但是這種傾向也可能變成有害的，如果它使他們養成幻想的習慣，並且耽誤了他們的正式學習時間的話。讓他們有一定的時間用於閱讀吧，讓閱讀不單不應該佔去正式學習時間，而且甚至也不要佔去玩耍與活躍的時間吧。一切都应当有自己一定的時間，嚴格的秩序必須成為一切的核心。當你看到一個聰明而又熱中閱讀的兒童或少年，他完全沒有任何讀書和受教育的可能，他自管自地貪婪地不分種類地讀着一切只要他弄得到手的書籍，不管好醜，這時你會一方面可憐他，一方面又為他高興的。因為對於他，與其由於懶惰和由於無所事事而耽於打牌、打彈子、飲酒、以及別種不文雅的“藝術”，到不如這樣閱讀來得更好更有益處。可是看到下述那種兒童或青年人却是令人悲痛的：他們有讀書的一切可能，但卻把自己大部分時間花在閱讀文學著作上，耽於幻夢，追求百科全書式的萬事皆知的知識，這種知識有時比確係不學無術更要壞得多（同上第五〇四頁）。伯林斯基說，看到一個快活的、喧鬧的、適度地跳跳蹦蹦的兒童，要比看到一個並不是因為要做功課而呆坐着的兒童，令人滿意得多。由於有這些看法的原故，所以伯林斯基說，如果要給兒童作為消遣看的書籍，那麼應當首先給“有圖畫、有解說文字、沒有過於令人着迷的處”的書籍（同上第一二九頁）。

伯林斯基許多次在刊物上談到兒童讀物內容本身的性質。而在這個問題上，他也是隨着他的思想發展的總進程而向前發展的。如果像有些人有時所做的一樣，硬說伯林斯基起初在唯心論的影響之下是推崇童話與幻想的小說的，而後來，在他成了唯物論者之後，他便開始談到童話與幻想小說的害處，這種說法未免把問題簡單化了。實際上這個問題是頗為複雜的。

有的人常常引証伯林斯基的話：幻想是“心靈才能中最危險的才能”，過度用幻想的小說與童話來發展這種才能就會使兒童成為幻想

家。有的人常常引用他对果富曼的尖銳批評，在这个批評中，果富曼被評價得比保罗、戴·柯克更对兒童有害，虽然兩者所寫的形象完全不同（同上第一二九及五〇五頁）。批評家在這方面的看法的向前發展，最鮮明不過地表現在对兒童文學中幻想成份所持的態度上。但是，第一：童話与幻想小說本身從來就沒有被伯林斯基看做僅是兒童幻想的食糧，而相反的，就是在他轉到唯物論的時候，他也还是認為，滿足兒童的幻想的要求是必需的；第二：兒童文學內容問題從來就沒有被伯林斯基把它歸於童話与幻想小說問題裏去。就是在論果富曼与奧多也夫斯基童話的論文中（在這裏，果富曼被讚揚为富有幻想的詩人，他的著作被熱烈推荐供兒童閱讀之用），伯林斯基也指出了另外一些發展兒童兴趣最重要的方面，以後他將把這些方面提到第一位——這就是自然与歷史。

這樣看來，幻想的成分決沒有被伯林斯基視為兒童文學中最主要的成分。而且就是在早期，伯林斯基实际上也都还是現實主義者。伯林斯基对待童話与幻想小說是从它們在教育方面的價值为出發點的。童話中幻想的成份並沒有像詩意的成份那樣吸引他。正是這樣，所以伯林斯基从最初起便对像葉爾梭夫的“鳳羽飛馬”^①這樣的童話抱着否定的態度，正如他們斷言的，這樣的一些童話沒有一點藝術的價值，因此只能使兒童苦惱，打哈欠。伯林斯基在否定普希金童話的藝術價值的時期中說，“普希金的童話是非常糟的，它們与詩意毫不相干”。後來，他糾正了对普希金作品的不正確的批評，並且把普希金寫的民間童話列入給兒童閱讀所推荐的作品中，正是因为他們具有“高度的詩意”和“無盡無監的人民性”（同上第五卷第一八八頁）的緣故。伯林斯基斷言民間童話，只有當它們完整地保存着人民精神的時候，才具有未加人工的詩意，而這一點，正如他在他的文學活動的初期所想的一樣，只有當童話保留着人民本身創造它們所賦予的形式時才辦得到。一切假造、矯飾都会損傷詩意。在讚揚果富曼是寫兒童詩的詩人時期中，伯林斯基首先強調的也正是果富曼的詩才。這一點是可以用伯林斯基唯心論觀點來加以解釋的；他从这个觀念得到的結論是：對於兒童，只有詩人才可能是為兒童寫作的理想作家。

但是，指出伯林斯基賦予果富曼的幻想詩以怎样的教育意义是很有意思的。他把果富曼的幻想詩当做解毒剂，用以反对对生活抱定庸俗的、誇誇其談的态度，反对狹窄的功利主义和關於“枯露菌与香檳酒紛然雜呈的丰盛午餐”的自私願望。与此同時，伯林斯基並明顯地看出了果富曼——德國反動浪漫主义者的幻想詩的致命伤。这种幻想詩將人引到虛無飄渺和幻想的境地，使人離開活生生的充實的現實。伯林斯基主張，必須給兒童讀司各脫和庫柏②的長篇小說，作为对果富曼作品的解毒剂，因為他們的小說出色的地方是对生活抱有光明磊落和忠誠老實的态度，並从積極方面來顯示現實（同上第一九九——二二〇頁）。

在論果富曼的詩的書評中，不难看出俄罗斯文学中对果富曼創作所給予个别俄罗斯作家的反動影响進行鬥爭的來源；这种反動的影响終於導致產生了“塞拉皮翁兄弟”③，他們的有害的反映，正如日丹諾夫④同志所指示的那樣，直到現在，有時都还可以在个别苏联作家的創作中感覺到。而且不可忘記，当伯林斯基指出果富曼的詩才的同時，他曾作过下述的申明：“什麼叫幻想？虛無飄渺，沒有內容的形式，不健康的想像、空虛的頭腦、胡思亂想的心灵底產物”（同上第三四頁）。這樣看來，伯林斯基就是在部分地承認果富曼是一个寫兒童讀物的作家時，基本上也仍然是一位現實主义者。其所以強調幻想成分，是与伯林斯基所認為“教育計劃之基石”的理性与悟性的區別之唯心論學說有關的。实际上这只是为了使伯林斯基思想在探索真正人道主义教育任务中飛躍到抽象理論領域的跳板罢了。伯林斯基很明顯地了解到，这条路可能引到虛無飄渺和幻想的境地並離開活生生的現實，因此他要尋找一支牢固地縛在現實上的可靠的“錨”。在他看來，在兒童教育中，正確而可貴地反映現實、反映人類社會史与自然世界的文学，乃是這樣的一支“錨”。正因为如此，所以当這塊“基石”被拋掉時，他的教育觀點的整個體系並沒有垮台，而只是这个體系所不需要的、有害的唯心的附屬物，像紙牌搭的小屋子一樣，紛紛瓦解。況且，在兒童教育中，關於幻想方面的問題也不是簡單地將它一棄了之的，而是要从其中保存一部分實際上符合兒童心理的東西。伯林斯基

決沒有放棄過兒童文學應當給兒童底幻想以食糧的思想，相反的，他倒認為在玩耍已不能滿足兒童需要的那個年齡時，應當給兒童讀司各脫與庫柏的作品，以滿足他們的“幻想與智慧”（同上第一〇卷第一二八頁）。這樣看來，伯林斯基唾棄了那種引入到“虛無飄渺與空想的境地”的幻想之後，却給那與活生生的現實相聯系而發展的幻想以食糧。而且他首先又指出了在論果富曼與奧多也夫斯基童話的論文中早就主張過必須讀的那些作家的作品。

伯林斯基這一深刻的思想，後來在畢薩列夫⑤談到富有生活意義的幻想與脫離現實生活、起麻醉作用的幻想之區別的論說中，得到了光輝的發展；這種論說曾得到列寧的崇高評價，列寧認為健康的幻想是有極大價值的品質。

以為伯林斯基在其文學活動的晚年曾對作為兒童讀物的童話採取過否定的態度，這種看法也是不正確的。誠然，在他最後幾年中，我們可以找到他對童話一連串的否定論調。比如說吧，在一八四七年所寫的書評之一中，他就懇求“教育叢書”的出版家“不要再把任何童話，特別是德國童話列入叢書，玷污自己美好的出版物”（全集第一〇卷第五一一頁）。但是就在同一篇書評中，往下數幾行的地方，伯林斯基又給伊利涅依老爹爹（即奧多也夫斯基）⑥的童話以極肯定的評價，這些童話有一個時候曾與果富曼的童話一起，成為他撰寫讚揚幻想詩之教育意義的光輝論文的動機，而現在伯林斯基卻又強調伊利涅依為兒童寫作的奇異才能。伊利涅依的童話“是如此巧妙地適合於兒童的幻想”。那麼為什麼伯林斯基要避開果富曼的童話不談，而只是照先前一樣地予伊利涅依老爹爹的童話以崇高的評價呢？這正是因為伊利涅依老爹爹的童話適合於兒童幻想的緣故。這更是因為伊利涅依童話的幻想奇蹟是“簡單而自然”的緣故。換句話說，伯林斯基在伊利涅依老爹爹的童話中，賞識了它們的簡單性、自然性、以及與活生生的現實生活的關聯性。在它們裏面沒有果富曼幻想的那種引入走到虛無飄渺與空想世界去的毒素，對於這種毒素，伯林斯基曾提出警告，主張以閱讀司各脫與庫柏的作品作為解毒劑。伯林斯基認為伊利涅依老爹爹的童話就其本質來說正是很近於司各脫的作品的。伯林斯基很

惋惜伊利涅依老爹爹为兒童寫得太少，他並且推測：如果伊利涅依更多寫一些的話，那麼，我們的兒童便会有加上了若干作家的自己底司各脫了”（同上第五一二頁）。伯林斯基对奧多也夫斯基創作的态度，从發表論果富曼与奧多也夫斯基童話的論文時起，从來就未改变过。按照教育書籍中某种奇特的傳統，在談到這篇文章時，總是評述伯林斯基对果富曼的評論，而对他關於奧多也夫斯基的見解卻一字不提。然而批評家在說到奧多也夫斯基時，却怀着十分喜悅的心情直截了当地宣稱：“俄罗斯兒童有着各民族兒童羨慕不已的伊利涅依老爹爹这样的作家”。

上面談到的推測——伯林斯基在責备果富曼的童話時，為什麼並未改变他对奧多也夫斯基的童話的态度——也可以从他在第一篇書評中給予後者的那些描述中找到証明：

“他的故事有着多麼溫柔多麼富有生命力的氣息啊，他那多麼奇異的技巧，有時用似乎是最簡單的故事就能引起人的想象，勾起人的好奇心，喚起人的注意！”

“如果你們同他一塊兒去蹦蹦跳跳，你們会得到極大的快樂：你們可以跑、跳、吵鬧，而他却將向你們講述每一根草、每一種蝴蝶叫什麼名字，它們怎樣生出來，怎樣長大，死亡，又復活成新的生命”……“在妖怪童話中，作者非常成功地向兒童暗示出人類理性通过印刷物、火藥与蒸氣机而戰勝嚴峻的物質現實法則的强大力量”。

將人導至虛無漂渺与空想境地的幻想是有害处的，但是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喚醒对周圍自然界的兴趣、喚醒对人類理性力量的信心之想像力的活動却是有益的。奧多也夫斯基的童話的優點就是具有这些良好的品質。因此伯林斯基至死都是对奧多也夫斯基的童話予以好評，說它們是兒童優良讀物的。他並且自始至終都把奧多也夫斯基本人稱做“不只是在我們這裏少有的、不多見的”善於对兒童談話的巨匠。帶有幻想的發展本身是無害的，而“違害智慧、特別是危害悟性与健康思想活動的醜惡傾向”（同上第一〇卷第五〇五頁）却是有害的。

費奧克蒂斯托夫硬說，論伊利涅依老爹爹与果富曼童話的論文，

在論及兒童讀物的部分中，“在最主要的見解中，从他後期对这同一論題的論文發表後，就失掉其作为表現伯林斯基真正思想的意义了”（費奧克蒂斯托夫：“伯林斯基对兒童文学意見的全貌”，一八八四年聖彼得堡版第三頁）；从上述一切情形看來，很明顯的，費奧克蒂斯托夫的斷言，是沒有足够的根据的。

伯林斯基在最初時期除了幻想介紹詩作之外還曾熱烈推荐歷史故事和自然故事，作为兒童閱讀之用，而在他成为一个唯物論者之後，他便開始把歷史和自然故事這一類兒童讀物確定地列到第一位了。伯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評列德金的“教育新叢書”時寫道：

“愉快地告訴兒童認識地球、自然界与一部分歷史事件的書籍，就是幼小兒童閱讀的最優良的書籍了。這些書籍一定得附有圖画，因为‘直觀教學’应当成为兒童智力發展的基礎。假如發現有一本附了圖画的書，它所描繪的是山、海、島、半島、礦物、物理自然界各種奇異現象，接着又是植物界，最後是動物界的現象，而這些圖画的解釋文又是簡單、明白、沒有自然界多麼美麗等類咬文嚼字和空叫的話；假如這一切東西不僅是編纂得有条不紊，而且还合於學術體系，在說明文中又沒有一個字說到任何體系，那麼每一個父親都必須趕忙為自己的孩子買這麼一本書，並且完全相信，就其益處來說，它是对兒童的無價之寶的禮物”（全集第一〇卷第五〇三頁）。

在对兒童讀物這一簡短的說明中，集中了伯林斯基對這類書籍最重要的教學主張：（一）現實的內容；（二）“直觀教學”；（三）簡單自然的言語；（四）材料本身的動人性；（五）適合於科學體系；（六）去除兒童尚不能理解的科學觀念；（七）去除感傷性與咬文嚼字。

照伯林斯基的計劃，讀過自然書籍之後，接着應當讀那些介紹兒童認識人類社會的書籍：旅行記，關於地球和各地民族的著述。這些書仍然應有豐富的插圖；在這裏，起主要作用的仍是圖画。正文還是應當簡練，並且嚴肅，亦如為大人所寫的書一樣。在正文中不應當給任何超過兒童所能了解、他們所不發生興趣和他們還不應當知道的東西以地位。

伯林斯基認為杜孟·杜爾維里的“週遊世界”，列德金主編的“教育新叢書”之一“大西洋”（發現美洲的故事）是這一類成功的書的一部分。伯林斯基曾就“週遊世界”一書作出他所特有的懷疑論調說：“如果認為只要使兒童快樂，只要教他們習慣於知道一切東西底一點皮毛知識，就算於兒童有教益的話，那麼這是一本寫得很好，對兒童非常有益的書”。

為兒童閱讀之用的歷史性質的書籍，基本上應當滿足於上述的同樣要求。不過，歷史性質的書籍的使命主要是影響兒童的道德發展；不是用訓戒和教諭，而是用生動，引人入勝地描述事實、事蹟來影響他們的道德發展，俾使道德性不是當作概念，而是當作感覺被接受。幼小兒童閱讀之用的最好的一種歷史讀物，是歷史人物的傳記，他們生平的軼事，個別歷史事件的著述。

伯林斯基不止一次地說到傳記在兒童教育中的意義。他曾非常崇高地評價過波列沃依所寫的青年讀物——羅蒙諾索夫傳。但是他卻對甫爾曼大大利用波列沃依的著作寫成一本給兒童閱讀的羅蒙諾索夫傳的企圖大肆抨擊。因而他提出了一個總的原則：當兒童無論是對詩學，還是對科學還沒有一絲一毫的概念時，詩人與學者的傳記是不能使兒童有任何興趣的。給兒童出版這一類的書籍，完全無異於給農民出版黑格爾傳一樣。兒童對於詩人、學者、藝術家、哲學家、行政官吏等人的傳記還沒有興趣。彼得大帝、蘇瓦洛夫、庫圖左夫等將領的傳記，則又當別論了。伯林斯基並沒有把這個原則提高到教條的階段。他說，一切畢竟還是有賴於書籍作者的意圖、目標與技巧來取決的。

對於年齡較大的兒童，伯林斯基認為閱讀較深的歷史著作是非常有益處的。他在晚年時特別把歷史教育的意義提得很高。“新教育叢書”出版了梭洛維耀夫^⑦的“俄羅斯編年史初級讀本”，這使伯林斯基非常高兴。這一著作是用現代語文重述“涅斯托爾史記”^⑧的成功之著。“這就是需要的呀！”他叫喊道，“它對於兒童也好，對於那些想知道祖國歷史，但又絲毫無意於用科學方法，即：根據很難閱讀的各種原始材料來研究它的成人也好，都一樣是有趣而有益的。”上面的

說法決不能被解釋為對兒童讀物必需適合於科學性這個要求的評價不足。伯林斯基在這裏強調過，這部著作是“被一位能為自己文章每一句話、每一個字負責（這是這類文章最重要的地方）的學者”寫成的——這是這篇文章特別有價值的地方。

伯林斯基認為閱讀古代作者的作品是有特別的意義的。他推薦七歲到十四歲的兒童讀科爾涅里·尼波斯、薩留斯蒂⑨、波盧塔克等人的作品的優秀譯本。他相信，閱讀這些作者的著作可以引起不下於閱讀長篇小說的興趣。他特別熱情地推薦閱讀“伊里亞德”與“奧德賽”。他說，這兩部著作，為了適於兒童閱讀，應當翻成簡易的散文來出版，可以刪除和削減一部份，但卻決不可改寫與重製；否則它們就會由優美的詩作一變而為拙劣的童話。伯林斯基認為，閱讀這種譯本，就是給古典主義教育打下的良好根基（見“伯林斯基教育文集”一九一二年版第二二九頁）。

伯林斯基認為，從童年轉到青年這個過渡時期，就是可以允許讀長篇小說的年齡；當然，還要在大人的選擇和指導之下進行。他介紹十二歲的兒童閱讀扎果斯金寫的“尤力·米洛斯拉夫斯基”，然後閱讀司各脫和庫柏的長篇小說，讀拉熱奇尼柯夫的作品，伯林斯基認為閱讀歷史長篇小說有很大意義，因為這是培養兒童認識歷史發展遠景的方法，而這對於研究歷史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但是他堅決反對這樣的意見：只有歷史長篇小說才對於少年是有益的，而描寫現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却是有害的。禁讀這些書或禁讀那些書的禁令本身，就是一把兩刃刀。凡是學校中禁止讀的東西，反而會引起兒童特別大的興趣，並且在青年讀者的心目中獲得較本來更為增大的重要性。他們遲早終歸會弄到任何被禁讀的書籍，着迷地閱讀這些禁書，在沒有教師指導的情形下相信作者的每一個字。長篇小說的影響總是非常大的，因而往往也是有害的。伯林斯基指出列德克里弗⑩的長篇小說，讓里斯與利查德遜⑪的感傷長篇小說對於青年該有過多麼有害的影響：它們的影響所以有害，是因為這些影響沒有為教師的解說所清除。伯林斯基問道：為什麼有幾個青年第一次演過“強盜”這個劇之後，便跑到綠林裏去，打算照席勒⑫寫的主人公們一樣行事呢？為什麼現在沒有

發生這樣的事情呢？他回答說：因為我們早就知道這種悲劇，因為教師在解釋這種悲劇時，指出在悲劇裏那些是真那些是假。伯林斯基斷言，更好的是准許閱讀長篇小說，甚至就是偏重某一方面的長篇小說，但一定得指導這種閱讀。

伯林斯基激烈抗議那種不讓兒童讀普希金、萊蒙托夫與果戈理作品的行為。不僅是要好好閱讀他們的作品，而且還要背誦它們。一般說來，他認為閱讀詩作對於兒童道德教育是有極大的作用的。

伯林斯基認為，應當很重視寫兒童書籍所用的語言。簡單、文法絕對正確、描繪生動、明白、富於形象、滿含溫暖、毫無感傷氣息——這就是伯林斯基在談到兒童書籍時常常強調的一些特質。他也堅決要求插畫繪得正確，充滿藝術性。

伯林斯基對於寫兒童書籍的作者本身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他說，兒童作家不可能是訓練成的，必需是天生成的。伯林斯基要求兒童作家應具有一定的理智與道德品質，即：生動鮮明的想像力，深知兒童，喜愛兒童，具有兒童般純樸的性格。“有一些人，他們喜愛兒童世界，善於用故事、用談話、甚至用和兒童一塊兒做遊戲的方法使兒童感到非常快活；兒童方面也怀着極大的喜悅歡迎這樣的人，非常注意地傾聽他們的談吐，帶着開誠佈公的信任的感情把他們看做自己的朋友。在我們俄羅斯，人們都說這樣的人是兒童的節日。兒童文學所需要的也就是這樣的‘兒童節日’”（同上第四六頁）。

他認為他自己是沒有寫作優良兒童讀物的才能的，他在回答阿克薩柯夫^⑬關於這方面的勸告時曾說，他身上沒有這種才能所必需的“精神上的和諧性”（同上第二四〇頁）。

伯林斯基在其晚年時曾一再在這個問題面前躊躇不決：是否需要某種特別的兒童文學呢？在他全部文學生涯中，絕大多數兒童出版物老是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平上。伯林斯基在他的文章中常常對兒童文學“工業”說，對於兒童來說，與其讀這種廢話連篇的東西，不如什麼也不讀還要好得多。伯林斯基不但認為俄羅斯絕大多數的兒童書籍是廢話連篇、有害無益，而且認為俄羅斯兒童書籍直接奉之為範本的那些在其外國名作家的鼎鼎大名掩護之下流傳全世界的作品也是廢話連

篇、有害無益（全集第一〇卷第五〇一頁）。但是兒童又需要閱讀。这就自然產生了這個問題：這種需要是否可以由為成人寫的書籍來滿足呢？當時不只是在伯林斯基一個人的思想中產生了這個問題。一八四五年，伯林斯基宣佈他擁護這樣的意見：專門為兒童寫的兒童文學是有害的；兒童除了教科書之外也應當閱讀成人閱讀的書籍；不消說，自然要在經過嚴格選擇的條件之下進行（同上第一〇卷第一二八頁）。伯林斯基這時認為，給兒童閱讀的書不應當是兒童書籍，而應當是那些為成人寫的特別出版物，其中應除去那些兒童還不應當這樣早就知道的东西，除去那些可能給兒童幻想力以有害傾向的东西。可是他堅決反對為了兒童閱讀而改寫藝術作品，致使這些藝術作品庸俗化。但後來他得出結論說，肯定地決定這個問題非常困難，這首先是由於兒童心靈發展——這種心靈的發展甚至使人不可能在某一特定的程度上於童年與青年之間劃分一條界綫——因人而異的巨大差別的緣故。因此他對先前無條件地否定兒童文學的看法便有了根本的改變。

“兒童應當只讀成人閱讀的書籍這個意見雖然不乏理由與正確性，但却應有許多例外和限制。不過我們以為，可以給這個課目一條差不多不准有任何例外與限制的規則：兒童讀物是可以而且應當寫的，不過，只有那種可以吸引成人，可以叫成人不是因為它是兒童讀物，而是因為它是為一切人寫的文学作品而感到喜悅的兒童讀物才是好的、有益的。這一點對於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劇本未必不是比對別種文章的關係更要大得多（同上第五〇八頁）。實際上，早在一八三八年對布望揚諾夫的“兒童小說文庫”寫書評時，伯林斯基便流露過這個思想了，當時他寫道：“為兒童寫吧，寫吧！不過要寫成這樣：連成人也都能心滿意足地讀完您的書，他讀完，便恍惚回到自己童年的光輝年代”（同上第三卷第三一二頁）。這樣看來，在這個問題上，伯林斯基在其整個文學活動期間都是堅持他自己的基本看法的。

伯林斯基論兒童閱讀問題的許多文章的卓越處是：特別熱情、真摯、誠篤、富有信仰力；在這些文章中，他不但展開了兒童文學的批評工作，而且實際上還道出了整套的、獨創的教育觀點的體系。伯林斯基論文的這一特點與下述一點有直接關係：他要求他自己，作為兒

童文学的書評者，应具有深切了解兒童的真摯的內在感情。举例來說，在一八四〇年，当他心緒極為沉重時，他沉痛地寫信給他的朋友波特金說：“过一兩天我要着手寫幾篇論兒童讀物的文章，在这幾篇文章中我將談到愛情，談到善行，談到作为充分感到生活可貴的幸福，一句話，我將談到一切，談到現在在我空虛的心灵中甚至連陰影，連幻覺都沒有的东西”（“伯林斯基書信集”第二卷第三十二頁）^④。

在世界全部教育書籍中未必可以指出另外一个大教育家，他是如此熱愛、如此內行地从事教育工作中这一非常需要部份的研究。伯林斯基關於兒童文学的意見，乃是後來我國在这一方面的教育批評向前發展以及俄罗斯兒童文学优良傳統之形成的理論基礎。这些意見對我們今天說來，很多很多地方都还保存着它們的意義。

-
- ① 葉尔梭夫 (П. П. Ершов 1855—1869) ——是童話詩“駝背小馬”的作者，這本書是以民間傳說的主題寫成的，流行於三十一—四十年代。這本書有着沙皇当局親近人民大眾、親近農民的反動思想。這部小說已於近年改編拍成電影，中譯名是“鳳羽飛馬”。——譯者
- ② 庫拍 (J. Cooper 1789—1851) ——美國小說家，美國開國時代那種開拓者的豪氣冒險、戰爭及原始的森林、神秘的海洋都一一交織在他的作品裏，他的作品不單是為美國人所喜愛，也為全世界，尤其是兒童所歡迎。——譯者
- ③ “塞拉皮翁兄弟”是一九一九年在彼得堡成立的一個文學團體“塞拉皮翁兄弟”係取自德國小說家霍甫曼 (1775—1822) 寫的一本小說的題名，塞拉皮翁兄弟六人，各代表一種不同的個性。這個團體否定藝術的社會作用認為藝術就是為了藝術。——譯者
- ④ 日丹諾夫 (А. А. Жданov 1896—1948) ——布爾什維克黨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列寧、斯大林偉大思想底富有才能的宣傳家。——譯者
- ⑤ 畢薩列夫 (Д. И. Писарев 1841—1863) ——啓蒙學者，現實主義批評家兼政論家。——譯者
- ⑥ 按奧多也夫斯基曾寫“伊利涅依老爹爹的童話”一書，這裏及以下數處所說的伊利涅依當係指奧多也夫斯基本人而言。——譯者
- ⑦ 梭洛維羅夫 (С. М. Соловьёв 1820—1879) ——俄罗斯最大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之一。——譯者
- ⑧ “涅斯托爾史記”——俄罗斯史記是很寶貴的古代文學，它們不單是史事的記載，敘述中還帶有不少的理想的與詩的美，其中尤以“涅斯托爾史記”（又稱“基輔史記”）最為膾炙人口，至今猶不失為很好的名作。涅斯托爾 (Нестор 1055—1114) 為史記編著者。——譯者
- ⑨ 科爾涅里·尼波斯 (Cornelius Nepos 約紀元前 100—25) ——羅馬史家，曾寫過